

漢書門類

四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函	架	冊
三〇	二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一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7
冊數	18 ( 13 )
函號	280 70



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四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秦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

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爰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

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

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  
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  
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  
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  
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日殘缺猶多及東夏  
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  
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  
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

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秦倫攸  
斃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  
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  
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  
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  
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  
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  
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恠惜必須勒之以天  
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

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  
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齎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  
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脩  
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  
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  
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  
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  
脩二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  
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

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  
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  
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  
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  
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  
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  
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爲是但官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

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  
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  
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  
尸并后稷爲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  
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  
脫履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  
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大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  
位有三加以簠簋邊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  
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  
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  
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  
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令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

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



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

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人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

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旣重屋明堂亦不宜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玷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

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廡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廡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廡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璧廡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廡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

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  
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靡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靡夫帝王作事必師古  
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  
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  
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  
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闈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

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  
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  
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  
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  
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  
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  
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  
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

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  
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  
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今若十  
一月不以黃鍾爲宮十二月不以太簇爲宮便是春木  
不王夏王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  
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  
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

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  
王曰不須作旋相爲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  
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  
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  
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

附書卷四十九 列傳 十一  
統一曰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  
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  
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  
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  
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  
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准調音者  
故待詔嚴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  
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不中其四不中其六不  
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嘉平年東觀  
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  
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  
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氣而  
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  
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  
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  
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  
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  
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

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昷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

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

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  
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  
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  
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  
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  
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  
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  
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藝倫欣  
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

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爲右光祿大夫  
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墀時牲罕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  
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  
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  
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  
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  
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  
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  
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

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  
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直荅  
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  
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  
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  
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  
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任有淡雅之風懷曠遠  
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  
也綢繆省闕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  
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終

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重修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  
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  
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太  
日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父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

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迺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

潛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應勳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興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縉禮宜崇榮冊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

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  
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恨固本之計羽翮旣剪何能及遠  
哉尉迴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  
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  
亦非池內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  
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勿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  
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思上  
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而奏之  
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  
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

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  
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奇謨於掌握臣以微  
賤早逢天聽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  
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  
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善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之與  
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  
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  
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  
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  
禮初爲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

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爲熊州刺史先慶卒于協歷  
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鼎字  
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  
昵之每有遊宴鼎必侍從至於出入臥內伺察六宮往  
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鼎與宮  
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鼎聞而  
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鼎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鼎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  
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鼎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爲門  
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膜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

鼎與五十人赴之爲亂兵所害

###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  
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  
榮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迴顧當爲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爲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爲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爲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爲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爲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郎中

###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爲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子爲兄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

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  
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  
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  
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旣而立  
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  
書曰楊越氛侵侵軼邊鄙爭桑輿役不識大猷以公志  
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變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  
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  
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

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  
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卽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  
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諡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  
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  
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  
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  
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  
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  
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

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以功復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褻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褻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褻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褻便卽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褻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佗所上謂褻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卽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可形迹不特文書約束至今爲物

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二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繼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爲寇褻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卽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褻詰之掾理屈褻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褻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執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執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

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禪引爲



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爲懸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絲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旣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爲常山太守高祖爲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爲車騎將軍及高祖爲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旣而高祖爲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  
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  
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  
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  
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  
進出爲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  
十二高祖爲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  
長壽頴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朔燕恒三州  
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  
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作相引  
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愬爲儀同安叔父梁  
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愬爲內應  
愬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  
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  
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  
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蠱惑  
覆宗絕嗣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

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蒞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卽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

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蒞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蒞爲衛州刺史安子瓊蒞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

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寔繁姦宄上大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哲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哲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

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譽

隋書卷五十一終

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六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雅魏大師假黃鉞上  
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  
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

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  
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  
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  
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  
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  
二州刺史高祖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  
於江南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  
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  
之監軍高頴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  
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

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  
苦猜忌每致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  
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  
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  
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  
王秀納覽女爲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  
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  
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爲通道館學  
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  
倉城令尋轉蓋屋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嶠郡守入  
爲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  
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  
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爲前軍破謙一  
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  
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日授內史舍  
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

其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具  
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  
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夫興令梁毗俱爲  
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爲政不同部內各化  
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  
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爲  
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  
年遷大理卿復爲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戶部尚  
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諡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

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鷗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鷗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

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  
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  
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  
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  
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  
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  
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  
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  
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  
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  
又引處羅遣連奚霽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  
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  
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  
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認爲欽敬禮數甚優玷  
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旣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

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嚮導得至處  
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  
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  
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  
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人發八道元帥  
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  
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  
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  
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  
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

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  
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  
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  
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  
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  
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  
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  
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  
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

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爲  
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父公平攝圖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  
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  
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  
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  
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  
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  
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

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  
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  
獻寶器欲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  
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  
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  
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  
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  
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耻雍閭執  
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洩殺大

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

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

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

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壑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

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  
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  
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  
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  
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  
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  
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  
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  
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  
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  
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  
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  
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  
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  
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  
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

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勢卽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從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賜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所稱貞觀中追



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  
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  
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  
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  
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鐘鼎家誓山  
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  
覽獨擅雄辨熾早稱奕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  
侯文武不墜晨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  
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  
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終

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韓擒弟會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

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  
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  
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通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  
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  
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  
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  
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爲廬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  
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  
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  
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  
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  
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  
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  
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  
攜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  
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  
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  
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

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溪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

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  
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  
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  
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  
驍捷有父風揚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爲將每戰先登  
及玄感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  
守者市酒餞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  
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  
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  
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迴每戰有功  
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  
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爲熊州刺史後轉  
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  
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  
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  
封江都郡公煬帝卽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  
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

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絃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

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

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旣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鄴城恐弼爲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爲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  
弼爲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  
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  
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  
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六  
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  
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  
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  
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  
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  
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  
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  
且惰於是督屬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  
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  
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  
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  
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志  
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  
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  
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



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  
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劔寶帶金甕  
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  
陳叔寶妹爲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將軍  
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爲萬榮  
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  
許旣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  
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  
頰楊素爲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陷飯耳是何  
意也弼曰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  
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爲  
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  
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  
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  
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  
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  
旣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  
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  
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

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  
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  
踈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爲大帳其下可  
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大侈與高穎  
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  
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  
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  
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  
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

金陵之餘氣以爲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  
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  
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  
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  
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  
勳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  
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  
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旣破名遂身全幸也  
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趙趙于  
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終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修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  
樂安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  
質直恭勤授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

一

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舩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一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矣

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  
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  
塞犬羊之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  
部之內少將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  
向必摧兇徒就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迹自非  
英威奮發奉國情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  
衆若斯之偉言念勳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  
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  
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  
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

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  
州總管在職一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總管獨孤  
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  
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西至蒲類海無虜而  
還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  
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諡曰威  
子嵩大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  
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

驍武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爲強濟累遷少  
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  
象初領軍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迴作亂  
子幹與宇文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  
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迴敢遣蟻  
衆作寇懷州公受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嗟贊不易可  
言丈夫富貴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  
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迴至樓上進位上  
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  
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  
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  
塞未安卽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川子幹率衆  
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  
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敝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子  
幹爲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量閑明志情  
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驚疆場拓  
土靜亂殊有厥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欽哉祗  
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  
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  
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

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發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子幹勸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

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州子幹勸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闕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非子幹不可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官

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夫  
鄯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  
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  
戰於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  
趣治裝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  
褐侍伯上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  
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  
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

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  
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  
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  
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尔朱勣以謀反伏  
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  
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剋獲突厥無衆  
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  
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  
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  
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突



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

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

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  
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  
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夔翫復反  
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  
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  
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豈社稷臣也萬  
歲曰臣留夔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  
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  
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  
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

射高頰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  
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  
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  
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  
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  
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  
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  
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  
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  
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

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  
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  
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  
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  
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  
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爲汝極  
言於上事當決矣旣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  
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搾殺之旣而悔追之不  
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  
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

逆心爲民興患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  
銀違勅令住致爨翫尋爲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  
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卽復  
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衆欲  
相抗拒旣見軍威便卽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  
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  
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  
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爲良將  
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  
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萬歲爲將不

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昱

楊武通

王擲

陳永貴

李充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末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

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

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卽位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閩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旣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爲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下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過邁視險若夷摧鋒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時有馮昱王擲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歲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擲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

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  
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  
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  
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朔州總  
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師上  
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  
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  
公拜左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  
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  
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  
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  
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絕武  
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  
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  
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  
北陳郡公兆代人也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  
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總統師旅各  
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  
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烽

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九  
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  
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  
功杖氣犯伍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  
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  
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  
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充國之  
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隋書卷五十三終

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九

侍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侍一級臣黃  
青重修 錦等奉

王長述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羅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  
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  
此孫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  
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

罷所養及罷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  
郡公邑三千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  
四千七百戶拜賓部大夫出爲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  
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  
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大  
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爲丞相授  
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  
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  
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黃金五百兩授行軍  
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  
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  
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爲元帥也後數歲  
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  
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諡曰莊子謨嗣弟軌大業末  
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大師衍少專武藝  
慷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于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  
開府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



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浮陽郡公後歷安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衆討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後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疋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

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弟子長稚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爲河陽郡公開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爲酋長隋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降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爲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代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僞齊僭

擅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翹彙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疊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荅曰僕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恒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遵中爲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

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旣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數年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爲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

爵鶉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淅陽郡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祖爲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迴於相州拜柞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十七贈司空諡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玉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長壽携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

得至長安周太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  
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  
末襲爵馮翊王邑千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  
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  
閔帝受禪例降爲公明武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  
司馬宣帝時爲洛陽刺史高祖爲丞相遇尉遲迴作亂  
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迴旬日之間衆至萬餘  
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亨亨陰知其謀乃  
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爲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梁  
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  
尋出爲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  
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請闕上  
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  
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於家時年  
六十九諡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閣將軍潁川太  
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  
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  
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爲親信後事宇文護子中山

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爲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爲勳曹中大夫高祖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諡曰襄子楷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爲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爲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爲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鷄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

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卽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爲先鋒及淮南平卽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爲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爲之寮佐上以徽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徽總督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衆擊之

以徽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徽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徽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

寇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廣轉牧淮  
海以徹爲揚州總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  
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  
高頴之得罪也以徹素與頴相善因被疎忌不復任使  
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臥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  
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  
荊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  
善周官尚書略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

正上士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  
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  
上傳舍遣人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  
強步願王降臨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  
舍迎之察純有疑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  
密有所道純麾從騎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  
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  
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  
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  
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

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  
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謂  
彭口卿當土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以絕人  
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  
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  
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旣發  
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曰  
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  
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

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  
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  
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  
爵安陽縣公邑二千戶煬帝卽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  
幸洛陽彭督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  
率衆數萬鎮遏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  
匹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諡曰  
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  
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



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巡警巖廊毅然難犯  
禦悔之寄有足稱乎

隋書卷五十四終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

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

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  
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  
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塹白楊二柵并斬其  
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

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迴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後六歲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

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隋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隋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

管突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子寶虔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勣

高勣字敬德渤海蓊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勣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稱寵幸勣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勣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旣至鄴勣勸後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北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勣恒後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勣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勣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

萬曆二十六年刊

附錄卷五十五 列傳 三  
宜善自愛勩再拜謝曰勩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勩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勩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群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

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積頊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媢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犬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剗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薦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效鷹

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  
大高祖覽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勸爲行軍  
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  
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勸有威名拜洮州  
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羌相率詣  
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遺在職  
數年稱爲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勸遇疾不能拒戰賊  
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坐  
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 余朱敞

余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余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  
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余朱氏敞  
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  
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  
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  
得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  
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  
曰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  
高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  
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聞  
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

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爲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爲晉乃氏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驥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

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  
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  
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爲  
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脩鄣塞謹斥候邊民  
以安後六載徙爲壽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旣  
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  
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第歲餘終于家諡曰恭時  
年八十四

###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

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  
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  
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  
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  
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  
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  
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  
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  
益州總管馳傳代之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  
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

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諡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爲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來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惇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



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  
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荆  
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  
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會見人以鑿捕魚者  
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  
公鑿轉秦州總管煬帝卽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  
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爲道不整  
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爲  
民卒於家

###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  
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  
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  
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  
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  
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  
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  
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  
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瀘州總  
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

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絲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葦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

### 至武貴郎將

####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執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以洪為行軍總

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  
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陵及平相州每戰有功  
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  
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  
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為  
漕渠總管監轉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  
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  
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為列將父崇魏  
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  
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  
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迥擊龍泉文城叛胡與  
柱國豆盧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  
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敢有  
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為胡村所隱匿者  
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  
悉反但相迫脅為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  
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  
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

羣胡可安勸從之羣胡感悅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  
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  
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拜延州刺史數年轉  
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俊出魯山道  
屬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段文振度江安  
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  
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  
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拜邢州  
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爲第  
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

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  
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  
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  
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卽位穎兄梁國公  
芮坐事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徽歸京師數年拜恒山  
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  
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  
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  
高勸死亡之際志氣凜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亦未敞

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  
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  
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  
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  
終享祿位不天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爲矯飾之所致  
也

隋書卷五十五終

